

铭师恩于心 与理想相逢

◎ 胡冀兰

我的心底，一直藏着一份柔软绵长的职业理想。

童年时的理想，像撒了一地的星光：科学家、作家、画家，每一颗都亮得晃眼。到了少年时，心里稳稳立着三个最崇敬的职业：医生、画家、教师。后来对着现实慢慢掂量，当医生的梦终究只能停留在憧憬里，画家的门槛我估摸自己跨不过去，唯独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这个教师梦，让我觉得它离我的生活最近，也最让我觉得踏实可及。

我从小就爱当“小老师”。身为班长与英语课代表，每到课间与课后，我总会站上讲台或者凑到同学身边，用自己琢磨出来的浅白法子讲题，居然也收获不少认可。那时候，我和身边人都笃定，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。

可命运的齿轮，并未朝着预想的轨道转动。兜兜转转，我从普通国企员工一步步走到了总经理的位置。而在奋斗前行的途中，我竟柳暗花明，重新拾起文学创作，也站上了理论宣讲的讲台。直到某天，听见有人恭敬敬喊我一声“胡老师”，我心里猛地一震，又暖又酸。

师者，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。它沉淀

着刻入中华文化血脉深处的敬重。老师，可以帮你攻克学业上的难关，消解内心的困惑，帮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，更能点拨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回望来路，从启蒙我的小学班主任，到中学时期的各科任老师，再到职场之中引路前行的前辈师长，我的每一步成长，都离不开他们的关怀、托举与陪伴。

在众多师长之中，我与两位高老师结下了极为深厚的缘分。

记忆最清晰的便是我的小学语文班主任高老师。她悉心辅导我的作文，助我获得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；不断发掘我的闪光点，鼓励我拿下柳州市“三好学生”、市书法比赛三等奖，还带领我接触学习苏绣。一桩桩细碎温暖的小事，一点点拓宽着我的眼界。

中学时期的另一位高老师，是深受全班同学喜爱的英语老师。她十分看重身为英语课代表的我，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予我全方位的锻炼与成长机会。每一次早读，我都会主动站上讲台领读课文、解析词句，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与同学们的认可之中，一颗翻译官的种子，又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。

那时候我真的以为，长大后接过育人授业

的接力棒，是水到渠成、板上钉钉的事。

命运终究没有送我走上三尺讲台，可我心里对于“师者”二字的崇敬，从未有过半分消减。

我常常羡慕教师眼底那份独有的骄傲：教师节收到孩子们送来的贺卡与亲昵祝福；考试结束后被学生团团围住，收获满怀的拥抱与感谢；往后漫长岁月里，走到天南地北，都有学生惦念感恩。望着老师们桃李满天下，那份释然与满心的成就感，总能让我由衷敬佩。这份荣光，他们当之无愧。

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各行各业之中，总有前辈愿意倾囊相授，分享经验。当我深耕专业，听见年轻后辈唤我一声“师傅”；当我结束干部讲堂的授课，台下响起掌声，听众由衷道谢，称我一声“胡老师”；当我收到专家库聘书，被众人尊称为老师……我幡然醒悟，自己不过换了一条奋斗赛道，兜兜转转，终究与年少的理想撞了个满怀。

这份沉甸甸、饱含温度的“老师”称谓，从来不是局限于一间教室。它藏在一路拼搏留下的脚印里，藏在每一次顿悟成长的瞬间中。而这份深藏心底、不曾褪色的感恩，便是对师恩最好的传承。

瑶池叠翠

翁桂涛 摄



被光照亮，也努力发光

◎ 丁跃忠

那是2025年的春日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，在书桌上投下光影。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一条来自远方朋友的邀请：“欢迎加入中国好人群。”我怀着几分好奇，指尖轻点，便推开了一扇通往星辰大海的门。

这里汇聚的，是“中国好人榜”上的人物，是全国道德模范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先进典型。他们头顶国字号荣誉，言谈间却质朴如邻家的叔伯阿姨。我，一个平凡的记录者，就这样偶然走进这片星河，开始了与他们温暖同行的旅程。

起初，我只是旁观者。群聊消息不多，却字字千钧。一位北疆护林员发来雪后初霁的山林照片，配文简单：“巡山平安，一切如常。”我明白，这“如常”背后，是30年与孤独为伴、与盗伐者周旋，将青春酿成满山苍翠。一位南方女教师轻描淡写地说起周末去看留守儿童，“孩子奶奶硬塞给我一篮子土鸡蛋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”透过屏幕上简短的文字，我仿佛能看见她跋涉在山路上的背影，和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。他们的言语，像深山里未经雕琢的璞玉，不炫耀光泽，却自有温润厚重的力量。

我逐渐看清，那“正能量”并非悬在空中的口号，而是从生命深处渗出的底色。它是在疾驰列车旁纵身救起孩童的惊心动魄；是在实验室里数千个日夜，对着显微镜下细微变化锲而不舍的“轴劲儿”；是在社区食堂为孤寡老人端上热饭菜时微微弯下的腰身；是在家庭巨变中用柔肩肩膀扛起一片天的无声坚韧。有人为一

句承诺，替牺牲战友尽孝三十年；有人为一方净水，踏遍故乡每一条河沟；有人捐出毕生积蓄，自己守着清贫老屋说“够吃够穿，心里踏实”。孝老爱亲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敬业奉献、诚实守信——这些词汇，在他们身上化作有温度、有脉搏的生命故事。群里的“言先生”，时而说“天气转凉，各位保重身体”，时而又说“看到某地有需要我已联系当地志愿者”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却如涓涓细流，滋养着这片精神绿洲。

我被这静水流深的力量深深感染。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在心中萌发：我能否为他们做点什么？我有一支笔，一颗被点燃的心。于是，我开始尝试书写。

书写的过程，是我与他们灵魂对话的过程，也是一次次自我洗礼。我写退役军人林伟，洪水来时，他连续三次在汹涌急流中折返，用近乎透支的体力将三名被困群众推上安全岸堤，自己却因力竭被卷入漩涡，幸被后续救援队拼死拉回。我写乡村医生李春燕，她的“诊所”是摩托车后的药箱，二十年来穿梭于崇山峻岭，摔过多少跤，遇过多少险，早已数不清。她说最怕的不是山路难行，而是听到电话里村民焦急的声音，自己却一时赶不到。我将文字发到群里，他们总是羞涩而简短地回复：“写得真好，其实我没做啥。”“都是应该的，你辛苦了。”这些反馈，比任何奖项都更让我感到价值充盈。我的笔成了连接他们与广阔世界的桥，让那束光照得更远一些。

从2025年到如今，时光流转，我已记不清写下多少文字。但有些画面，愈发清晰地刻在心底：是那位“雷锋标兵”说起帮助流浪者回家时眼中闪过的泪光；是那位道德模范讲述照顾瘫痪邻居十余年时脸上腼腆的笑容；是群里每逢传统佳节从天南海北发来的质朴问候。他们的存在，于我是一面镜子，照见自己的渺小与惰性；更是一泓清泉，涤荡我被尘世烦扰的心灵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。而我所见的英雄，皆生于平凡，成于坚守。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，而是将“善”与“责”内化为生命本能的行者。他们的故事，或许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却拥有穿透岁月、直抵人心的力量。这力量，源于对生命的尊重、对职业的忠诚、对家园的热爱、对初心的守望。它让“好人”二字，褪去道德重负，还原为一种清澈而温暖的生命选择。

我坐在书桌前，键盘敲击声仿佛是与群星对话的密语。我与中国好人的同行，是一场无声滋养、一场温暖奔赴。我以笔为舟，徜徉于凡人星火汇成的银河，记录光，也努力成为一点微光。前方那些背影依然在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、实验室、讲台，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角落坚定行走；后方，无数被他们故事打动的人，正将感动化为行动。榜样引领前行，精神生生不息。愿我们都能在这同行的路上，被光照亮，也努力发光，让崇德向善的暖流，汇聚成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力量。



四季有痕皆是歌

◎ 马亚伟

最近，参加一场同学聚会，其中做导游的梁同学说：“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，每到一地方都觉得很有趣。春天从江西婺源油菜花开始，然后是夏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再到秋天的九寨沟，最后是冬天的哈尔滨。我用脚步丈量四季的长度和温度，觉得每一季都过得多姿多彩。属于我的，是行走的四季。即使每年都如此，也不会觉得单调。因为四季轮回中有我留下的脚印，季节更替中有我留下的故事。”

我们都惊叹起来，觉得梁同学说得太诗意的。原本以为导游总是到雷同的景点，会感到厌倦，没想到她依旧保持热爱。

这时开大货车的凯同学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我的四季也是诗意美好的。我开着大货车运输蔬菜水果，春天运青菜和小葱，夏天运西瓜和蜜桃，秋天运柑橘和橙子，冬天运白菜和土豆。春夏秋冬的色彩变化，都在我的车厢里体现了出来。我闻着蔬菜水果的味道，就知道哪个季节到了。”我们都为凯同学鼓起了掌，难得平日里那么粗糙的人，也能发现自己工作中的趣味和色彩。

春夏秋冬，季节变化，有趣的工作，多彩的生活，我们就这个话题畅聊起来。朱同学是美术老师，她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写生。她的四季更加色彩缤纷，充满生趣。春夏秋冬，在他们的画纸上绽放灵性之美。走出去，走到季节的深处，让四季呈现动态美和变化美。朱同学还说起，有一年秋天，她带

学生去山里写生，所有人都因山间奇幻的色彩而迷醉，大家画下一幅幅秋色图，把自己的热爱融入其中。他们画秋天，就觉得能够与秋天“神交”了，能够领悟这个季节的精髓。秋天因为他们而生动，他们因为秋天而幸福。

其实关于四季的话题，地里干活的人心里最清楚。刘同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土地上劳作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。如今他已经在土地上劳动了20年。他按照二十四节气的指引，种粮食种蔬菜。季节丰盈，收获满满。春夏秋冬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充实的过程。

我的四季，也有别样的味道。我用文字描绘四季，笔下的文字因而有了不同的温度和色彩。我把一年分成四段：春之歌、夏之曲、秋之画、冬之诗。我周围有不少朋友，把季节作为时间节点。我以季节为分界线，更关注的是每一季细枝末节的美好。春有春的乐趣，夏有夏的浪漫，秋有秋的诗意，冬有冬的精彩。因为有这样的心态，我并不觉得写作是任务和负担，反而能全心投入其中，享受写作过程的乐趣。

四季有痕皆是歌，时光留韵尽成诗。四季本来是静态的，但因为 we 融入其中，春夏秋冬有了动态之美，四季便成了诗意的存在。每一个勤劳的人，都拥有最美的四季风景。春夏秋冬，风景皆美，四季因为留下了我们工作的印记，变得那样美好充实，诗意浪漫。愿你我走在四季的风景里，为生活唱一首热烈的颂歌。

于古诗词里赴一场秋约

◎ 章中林

当秋的箭镞划过季节的日历，喧嚣的盛夏便隐入书页背面，秋足音，随之奏响岁月悠长的乐章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骚客倾心于秋，吟咏于秋，对秋情有独钟，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章章，为我们铺展开一个丰盈的秋日天地。

秋本是多愁善感的时节，最容易牵动人心的。最早落笔于此的，当属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繁茂芦苇褪成灰白，晶莹晨露凝结成寒霜。一层清寒笼罩着执着追寻的痴情之人，是否早已暗示这段情缘渺茫难寻？屈原在《九歌·湘夫人》中写道：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秋风徐徐，洞庭泛起涟漪，林木摇曳，黄叶漫天飘零，一片肃杀萧瑟之间，又藏着诗人多少难以排遣的失落与愤懑？

由此，“悲秋”便成为千古咏秋经久不息的主旋律。诸多名句之中，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与杜甫《登高》最为世人熟知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意象凝练，简淡传神，寥寥数笔勾勒出深秋古道图景，道尽漂泊游子心底绵长的乡愁。品读至此，怎能不令人怅然断肠？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浓重的深秋寒意，衬出诗人壮志难酬的郁结与心境的苍凉。

纵然秋日常常被蒙上一层清冷底色，可它意蕴广博、风姿万千。许多明亮浪漫、热忱鲜活的景致，同样被诗人落笔描摹，生

动地呈现在世人眼前。“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榴泻。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。”淅淅秋雨落在石间，水珠在水面跃动荡漾。受惊的白鹭翩然飞起，又缓缓落向水面。明丽灵动，动静相生，王维笔下，何尝不是一幅气韵生动的写意山水？“相逢不语，一朵芙蓉著秋雨。小晕红潮，斜鬟鬓心只凤翘。”纳兰性德所见之秋，更别有一番动人韵味。秋雨之中，少女含羞伫立，脉脉相望却无言，咫尺相隔，情意难传，这般景致，早已不是艳丽、绝美二词可以概括。

以此意境描摹秋色的诗句，同样数不胜数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“远岸秋沙白，连山晚照红”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其中杜牧《山行》与刘禹锡《秋词》最受推崇。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深秋山色引人入胜，经霜红叶胜过春日繁花，这般秋日风光，怎能不让人心生昂扬？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后两句情景相融、虚实相生，色调明朗，意境开阔，传递出积极向上、奋发进取的豪迈气概，予人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
徜徉于古典诗词之中踏秋寻意，又是何等美妙的境界。脚踏一地清霜，手拾一枚秋叶，轻吟隽永诗行。秋，便拥有诗词独有的精致清亮，兼具国画独有的气韵风姿。“怕是秋天风露，染教世界都香”若以澄澈纯粹的心静观秋日，四时清秋，自然平仄有致，万般风情。

讲台
◎ 杨丽丽

一方不大的天地
盛得下日月，装得下山海
粉笔簌簌落下细碎的白
那是时光撒下的尘埃
你站在晨光与暮色之间
把懵懂的眼眸慢慢打开
把荒芜的心田细心灌溉
不求掌声轰轰烈烈
只盼幼苗长成栋梁的姿态